

图书馆里的老人

□ 合肥 范家生

迈进省图书馆西楼，大厅左侧是个“读书吧”。在这里，既可以休闲看书，也可以休息看电视，吧台还提供食品，经常可以看到孩子或家长们坐在那些舒适的沙发上或看书，或在茶几上写作业。我陪儿子在少儿图书室换完书，一般都会到这小坐，常常会看到一位老人，头发有些花白，戴着副眼镜，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个本子，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地在本子上写一写、划一划，没看到他与人或别人与他交流，也没看到有家人陪伴。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儿子很好奇，跑过去坐在他的身旁：“爷爷，你在做什么题？”老人没有搭话，也没看看儿子，从神情上看，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好像根本就发现有个小孩在跟他说话。过了会儿，儿子看他没说话，也没有与他交流的意思，便默默地跑到我身边：“爸爸，这个老爷爷怎么了？”

没怎么了，他在学习，很投入，已经达到忘我的状态了，你跟他说话，他根本听不见！呀，原本是这样！儿子感到很惊奇。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早就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个初冬的日子，他坐靠在主楼南墙角下，头发蓬乱，穿着与在大街上的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手中拿着个本子，口中念念有词，时不时地写一写、算一算。一次，就这么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坐进了“读书吧”，穿着、容貌较第一次看见他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令人欣慰的是，在这里，有空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这位老人，让我想起高一时曾经见过的一个年轻人。那是个夏日的午后，上课铃声刚响过，从外面进来位年轻人，年龄比我们大一些，神情自然，穿着得体。他进来后，没说话，也不与同学们目光交流或问好什么的，

直接走到讲台，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板书，数学题，字迹工整，行列清楚，解题过程清晰。没几分钟就列了半个黑板，教我们数学的金老师悄悄地站在教室门口内侧，我们大家也不敢作声，以为是金老师请来的老师在板书教学。教室异常安静。等到他写完三道题后，金老师轻轻地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好声好语地把他劝出门。就这样，这个年轻人走了。然后，我们才从金老师的介绍中得知，原来他是上两届的高中生，学习成绩很好，因为高考时没发挥好，落榜了，一时精神失常，经常还会到学校来，在教室里演算他记忆深处的数学题。

之所以记写图书馆里的老人，忆起曾经的年轻人，是因为春节后，与儿子几次去省图书馆，都没有再见到那位老人。或许，他去了别处；或许，他被亲友接走；或许，不，已经没有或许……

救民不扰民

□ 合肥 日月

1998年入汛以来，长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洪灾，800里皖江险情不断，我作为主管全省武警部队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随抗洪部队3000多名官兵紧急赶往受灾第一线，参加抗洪抢险战斗。在连续20多个昼夜奋战中，我和我的战友们顶往了一次又一次洪峰，排除了一次又一次险情，救出了一批又一批群众。

21年过去了，但21年前的情景，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7月31日凌晨1时50分，位于长江江心洲的小黄洲溃堤，占地9.6平方公里的村庄瞬间成为一片泽国，圩内近千名群众被洪水围困……150名武警官兵闻讯后，顶风冒雨，强行横渡长江。到达抢险现场后，大家不顾随时被洪水冲走的生命危险，跳进湍急的洪水中，从树梢上、房顶上、废墟中把一名名遇险群众救到船上。天亮时分，官兵们又一次泅渡进村，帮助群众打捞漂浮的贵重物品。当把几百件彩电、冰箱、家具、衣物抬上大船，又将寻找到的一张张银行存折、一叠叠人民币、一条条项链、一只只手表……价值十几万元的财物摆在船头，请群众认领时，灾民们激动地落下了眼泪……8月15日，和县长江大堤郑蒲段发生多处管涌群，最大直径达1.2米。肆虐的洪水在约7米深的水塘里，形成了一个约5米高的水柱。险情若得不到及时控制，随时有溃口决堤的危险。我随“抗洪前指”与已连续鏖战23个昼夜的600余名武警官兵一起火速转战，奋力抢险。官兵们一到现场迅即兵分三路：一路跳进汹涌的江水中筑围堰；一路乘船至深水塘抛掷石料，压堵管涌；一路加高加固塘埂做养水盘。经过连续24个小时的挑灯夜战，官兵们在塘埂上筑起一道长1500米、宽2米、高2.5米的防护堤，使危在旦夕的江堤化险为夷。

在抢险战斗中，当地干部群众像当年支援渡江战役那样，踊跃支前。他们自发地为官兵腾出房子、让出床铺，村庄被淹没的灾民搬出庵棚，跑到大堤，争先恐后地“争”“抢”官兵到他们家中和庵棚里避雨住宿，可在连续作战的6个日日夜夜里，600余名官兵没有一人到群众家休息，困了累了，就轮流躺在飘扬的“誓与大堤共存亡”“誓死保卫江堤”“人在堤在”巨大横幅下的泥泞大堤上打个盹。当地干部群众见武警官兵“天当房堤当床”，穿着一身汗水和泥水交浸在一起的衣服睡在潮湿的大堤上，无不交口称赞。

广大干部群众被抗洪官兵救灾不扰民的情景感动了，就变换方式支前，他们就纷纷涌上大堤送粮送菜等等……面对这一拥军热情，官兵们束手无策了，不知是那一位战友写出一张“特殊告示”，张贴在大堤最醒目的地方，意思一律谢绝老百姓的好意。告示贴出之后，支前送慰问品的群众仍然络绎不绝。无奈之中，官兵们就把每天群众送来的粮油食品、蔬菜瓜果、鸡鸭鱼肉一一过秤，然后折价成2710余元现金，并在抗洪凯旋之时，将这一折价款全部捐赠给当地的失学儿童和生活困难的灾民。

春光一朵

□ 周末摄



搜索自己

□ 赤峰 鞠志杰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也是商品，这件商品能不能卖得出去，作为它的生产者来说自然十分挂念。好在现如今网络很发达，如果有文章被刊用，网上大多会有痕迹。结果，不断地搜索自己就成了很多写手的日常工作之一。那件署着自己名字的商品，正悄悄地藏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里一声不响。写手们凝视屏幕轻点鼠标，一层一层地掀开遮盖物，就像是在寻找着一件宝物。终于揪住了它，欣喜地复制粘贴保存。

鞠这个姓氏不多，因而搜索起来也比较明晰。十多年前，各大报刊刚有电子版时，几乎当天发表文章，当天就能在网上搜到。那时我在百度搜自己的名字，第一页跳出来的条目几乎全是自己的文章，很有成就感。但后来发生了变化，一是一些报刊突然将电子版关闭了，以前的文章再也搜不到。二是与自己重名的一位先生升了官，先是县处级，后来又升到厅局级，报道他的新闻越来越多，已然将我淹没。也许是到了他这个级别后在网上用他的名字注册账号会受到保护和限制，我想将自己的新浪博客实名认证竟然认证不了。是的，把身份证照片传上去都认证不了，我觉得姓名权已遭到侵犯。在网站留言抗议了一下，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最后只好换了个名字，想想也真是憋屈。

后来经文友介绍，我开始使用搜报网、读秀等专业搜索引擎，在那里没有那位官员的打搅，搜的全是自己，很快乐。但专业搜索引

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往往搜得不是很全，还得到百度、搜狗等大网站去补搜。这样的工作每天都会抽出几分钟时间做一下，每个写手都如此。别人无聊的时候在打游戏，而写手们则在搜索自己。写手们是那么的迷恋自己的名字。

因为经常在搜索引擎中嵌入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字竟然被一些非法网站盗链。据说这是一种非法外挂软件干的“好事”，它悄悄地潜伏在你的浏览器里，捕捉你最常用的词，然后反馈到它们的服务器上。服务器就会把你的名字挂在一些非法网站上，而这些网站大多数都有病毒。所以当在搜索自己时，搜索引擎就会跳出来很多吸引人眼球的标题，比如“鞠志杰中双色球大奖五百万！”“鞠志杰被判无期徒刑！”等等。我自然是不会去点击的，但总是跳出这样的条目，也很让人厌烦。

搜索自己，是一种检阅，也是一种鞭策。有些文章，过去虽然在网络上出现过，但现在已经不能检索出来了，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网络里。还有一些，则只显示两三天便又沉了底，不多嵌入几个关键词也一样搜不出来。网络浩瀚如大海，搜索引擎根本无法一网打尽，时光留下的印痕就成了一个又一个漏网之鱼。每一次搜不到都在告诉自己，所有的收获和骄傲都已成为过去，不能再沉浸其中流连忘返。若想搜索到更多的自己，只有不断努力生产出新的产品才行。